

小巷深处的朱自清故居

我招手拦下一辆出租车，司机用扬州话问我：“哪块？”我说：“安乐巷。”这位20多岁的司机却抓了抓头皮：“安乐巷？在哪块？”我补充一句：“朱自清故居。”他立即说：“喔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！”就这样，他驾车径直朝老城驶去。

行车20多分钟，马路当中矗立着一座尖顶楼阁式古建筑，那便是扬州老城的地标志性建筑文昌阁，建于明代万历十三年(1585年)。老城的主干道从这里通过，叫做文昌路。

车在文昌路旁一条小巷口停了下来，司机指了指路旁一个公共汽车站牌大小的牌子，上面画着戴圆形眼镜片的男子肖像，一望而知是朱自清。司机说：“朱自清故居就在巷子里。巷子太窄了，轿车开不进去。”

我下了车，看到小巷入口处挂着“安乐巷”路牌。小巷窄又长。窄，我张开双臂，差不多可以碰上两边的墙壁；长，地上铺着的青砖路，一直朝里

延伸。小巷深深，青苔染阶绿，我如同穿越时光，来到旧时的扬州。小巷纵横交错。所幸每逢拐弯、交叉处，总可以看到画着朱自清肖像的指路牌。越是往里走，越发安静。终于见到一堵青砖外墙上，嵌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：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‘朱自清故居’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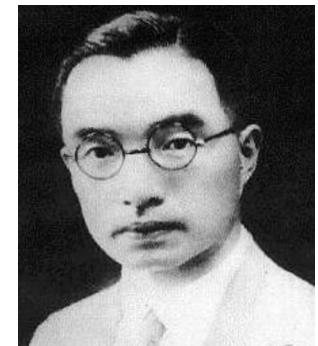
跨进大门，迎面便是一座典雅、精致、紧凑的小院。天井里铺着青砖，客厅、正房、厢房、书房井然有序。据说这是一座典型的扬州三合院民居。雕花的木质门窗漆成深棕色，与室内红木的床、橱、桌、几、椅显得协调。客厅里的对联“开张天岸马，奇逸人中龙”乃康有为所撰，山水画则是康熙年间画家王原祁所绘。书房里书桌上铺着花笺，笔架上挂着多支毛笔。这一切都散发着书香。在正房里我看高悬着一帧戴瓜皮帽、蓄着长须、穿着对襟衫的长者椭圆形照片，那便是名作《背影》中所写父亲。

其实，这座朱自清故居，并非朱家世居，而是赁屋。朱自清祖籍浙江绍

兴，1898年11月22日诞生于江苏海州(今连云港市东海县)，他却写了《我是扬州人》一文，因为他“从七岁到扬州，一住十三年”。父亲在扬州是客籍，租房而居，竟然连迁七处。这无意之中使朱自清住遍扬州东南西北。安乐巷的三合院是朱家在扬州最后的住处。此前他家住在东关城根仁丰里，与一户庄姓人家共租，那庄姓人便是世界乒乓球名将庄则栋的祖父。

朱家在安乐巷住最久，他与扬州名医之女武仲谦就在这里完婚。朱自清1916年考取北京大学之后，他的妻子、父母仍在这座小院居住。妻子因肺病故世，他挥泪写下散文《给亡妇》。此后，父母相继离世。他与齐白石的女弟子陈竹隐在上海结婚后，也曾来小院居住。所以这座三合院与朱自清的命运紧密相连，如同他所言“大概够得上古人说的‘生于斯，死于斯，歌哭于斯’了”。

“青灯有味是儿时”。朱自清在古城扬州上小学、中学，扬州的秀山丽水与



悠久的历史文化把他熏陶成为作家。我在又细又长的小巷中漫步。当我从安乐巷穿过只能过一头黄牛的黄牛巷，豁然开朗。前方是宽广而波光粼粼的京杭大运河，河滨古渡的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标志，高大巍峨、保存完好的扬州东城门——东关，古色古香、热闹非凡的东关街……“绿杨城郭是扬州”。不论是“山色有无中”的扬州的山，还是瘦西湖上“真像一瓣西瓜”的小划子，以及“滋润利落，决不腻嘴腻舌”的扬州炒饭、烫干丝，都涌入朱自清的散文之中。

《新民晚报》文/叶永烈



辜鸿铭的洋务眼光

“文化怪杰”辜鸿铭10岁那年随义父布郎去英国读书，曾先后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和德国莱比锡大学工科文凭。回国后，他充当张之洞幕僚20多年。

辜鸿铭虽然学贯中西，喝过洋墨水，却不觉得外国月亮特别圆，反之，谈到“民族精神的异同”时，他说：“英国人博大而不精深，德国人精深而欠博大，既博大而又精深者，其惟中国乎！”洋务重臣张之洞看中其才，召为洋文案（外文秘书）。张之洞兴办洋务，对外交涉，以辜鸿铭协赞的力量最多。

一向被认为崇华保守的辜鸿铭，办理洋务的确颇具眼光。张之洞兴办的军事工业“汉阳兵工厂”，在亚洲首屈一指，而其一切缜密的布置，却是辜鸿铭代他安排的。

在筹创之初，“洋务大佬”盛宣怀介绍了位英国人华德·伍尔兹，说他是英国的军工专家。张之洞很高兴，打算叫这人主持。但仅过了两日，就让辜鸿铭打发回上海去了。张之洞便请来辜鸿铭询问，辜鸿铭就说：“这人是学的商业专科，现在上海开设洋行，用得上。伍只是个买卖人，哪里是军工人才？因此我打发他回去了。”边说着边从袖子里拿出一封信说：“这里有个威廉·福克斯，是我同学，这才是真正研究兵工厂的，现任‘克虏伯兵工厂’的监督。要办兵工厂，便要找这样的专家。”

张之洞听了他的话，便请他函约威廉·福克斯来华协助。威廉·福克斯在学生时代便与辜鸿铭交情很深，得函后便应允来华，规划筹办兵工厂。随后，辜鸿铭拿出柏林的电报给他看，原来福克斯的夫人、子女也已应中国政府的邀请，即日乘船东来，并告诉他督署已在黄浦江建造了豪华别墅给他夫妇居住。福克斯感激涕零，遂接受了“总办”之命，悉心为兵工厂筹划了。

辜鸿铭在张之洞幕府做洋文案之余，兼任对外贸易税务方面的督察工作。在上任看公文的第一天，他见外国来的公文中称中国货为“土货”（native goods），便大为不快，立即将“native”改为“Chinese”。由此可见，这位被后人视为古怪、刻薄的封建遗老有其“爱国”的一面，并富有一颗自尊且极为敏感的心。

《文史博览·文史》文/刘振修

文人与粥趣话

著名作家刘心武回忆去世不久的苏州作家陆文夫时，有一个细节让人难忘：有一年秋天，刘心武和陆文夫坐车前往苏北采风。途中车堵在一处乡村路口，刚刚下过一场雨，路旁一片泥泞。陆文夫从容走下车，来到一个简易的粥棚，提了提裤脚，然后踩着泥泞在伤痕累累的农家大板凳上坐下来，他要了一碗清粥，悠悠地喝。喝了几口，冲不远处坐在车上的刘心武竖起大拇指微笑——那一幕让来自京都的刘心武难以忘怀。多年以后，刘心

武著文说：在那一碗乡村农家清薄寡淡的米粥里，我看见了陆文夫淡泊的品性和清洁的风骨。

沈宏非先生说，粥是穷人的主食，也是失败者的符号，穷人食粥为求生，富人喝粥为养生。沈大胖子在人间烟火中浸淫日久，出语警醒，深得人生之味。可是对淡泊的传统文人来说，喝粥更多的却并非出于经济而出于精神——上海作家程乃珊是名门闺秀，上世纪九十年代定居香港，她也爱煲粥喝。常喝的是皮蛋瘦肉粥和排骨葱花粥，可

程乃珊只是偶尔喝一次。如果连喝几餐，她会倒胃口。而一碗清粥她则百喝不厌，她认定最理想最有境界的饭食就是一碗清粥，配一碟豆腐乳或酸乳瓜，清、薄、寡、淡，是饮食中的妙品，是散文的至高境界，也是人生的至高境界。

一个人只有到了晚年，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人生之后，他才会慢慢爱上这一碗清粥，一碗清粥让他品尝到人生的滋味。这有点像曹雪芹，出生于深宅豪门，一生吃过多少美酒佳肴山珍海味呀，只有到绳床瓦灶家破人亡、举家食粥、酒水常赊时，他才写出了洞察人世名垂千古的力作《红楼梦》。

《太原晚报》2016.11.30文/一秋

一句话吓出一名院士

1963年的一天，华罗庚和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的几个年轻人聊天，忽然问道：“你们几个多大了？”陆汝钤与华罗庚四目相对，赶紧回答：“我28岁。”当时，年纪轻轻的陆汝钤已是著名数学家熊庆来先生的高足。

华罗庚伸出两个手指头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你呀，只剩两年时间了。”

“两……两年？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陆汝钤被吓了一跳，语无伦次地问。

华罗庚微微一笑：“我一直有个理念，一个数学家，30岁前一定要出成果。如果30岁干不出来，以后再努

力也干不出来了。所以说，你必须抓紧了，不要浪费大好时光。”

陆汝钤如释重负，连连点头表态：“请先生放心，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。”

时光荏苒，现在已是中科院院士的陆汝钤忆起50多年前的那次聊天，依然感慨万千：“华先生的那句话威力太大了，逼着我争分夺秒，才有了今天的成就。换句话说，是华先生的那句话吓出了一名科学家和中科院院士，我从内心感激华先生。”

关键时刻，一句话的力量非常巨大，它可以让处于迷惑中的人豁然开



朗，让遇到困难的人增添勇气，以此成就和改变一生。

《发明与创新·大科技》
2016年第12期文/张达明

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

1942年，胡适和吴健雄在美国闲聊时，谈到了交友处世哲学。胡适说：“要从容忍和宽恕两方面去修养。”吴健雄说：“这正是我的缺点。我不甘心容忍，总认为容忍是懦弱的表现。”胡适说：“你错了，我一向有容忍之心。”

胡适说自己有容忍之心，好友则说他交友有方。这个方就是胡适的磁力和魅力，就是胡适的温情与亲切，就在于他给人以陶醉的学养，让你感到温馨，与之在一起，感觉如沐春风。

好友总结胡适交友的四个诀窍：一是具有“磁性人格”。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禀赋，这种禀赋不

是修养和锻炼出来的，而是天生和化育的结果。胡适深得此道而为人们所敬爱。二是胡适注意个人为人处世的修养，“他治学交友虽深具门户之见，但是他为人处事则断无害人之心”。这一点是大多数人能与他相交甚至敌人也能与他保持最低限度“合作”的重要原因。三是胡适的交往层次高，“他在各行各业里所交往的都是顶尖人物”，因而嫉妒他的也就不会太多。四是胡适从不卷入“害人”“防人”的环境，这也是他身处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维持一生最大清白的重要原因。

更重要的一点是胡适乐于助人，让其深得人缘。

林语堂在《我最难忘的人物——胡适博士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当年受胡适接济、施惠的人确实不少。在北平，胡适家里每星期六都高朋满座，各界人士——包括商人和贩夫，都一律欢迎。对穷人，他接济金钱；对狂热分子，他晓以大义。我们这些跟他相熟的人都叫他‘大哥’，因为他随时愿意帮忙或提供意见。他对寄给他的稿件都仔细阅读，详尽答复。他的朋友，或是自称他朋友的人，实在太多了。”林语堂自己也是当年受胡适帮助过的一位学人。

好友回忆说：“胡适交友遍及海内外。上至总统、主席，下至司厨、贩夫、走卒、担菜、卖浆……到处都有胡适之朋友。”难怪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，成为当时的名流挂在嘴边的话。

中国老年网 文/姜炳炎